

道

藏

三二一—三三三

成淵

李竦閑客龜蒙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設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指元圖序李竦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
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
不遇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

天遇華陰施真人有吾希聖者青巾紫履
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
談論指渝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特見有
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
可謂真仙之秘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居

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
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賈束書茶竈
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十六

癸四

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
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齋不解之義問之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違問也帝即駕乘而從
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奧義公曰常以百姓
心爲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

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

里幢節旆蓋地還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
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牆下女
子遙見問何人黃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
視之曰癸五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
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
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延後三年
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內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仕歷

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脩煉
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光芒
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
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
能醮星象禹步魁罡禁制鬼魅住廬山樓
隱洞時鄰僧於溪濱砌亭宇有爲頑石所
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
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噀之命鎚之其石應
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羿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爲
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裝

佩十兩明珠大如荊雞之卵癸五鄭交甫見而

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
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
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佩二
珠大如雞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兮二
女解佩與之交甫旣行二女忽不見佩亦

失之

武夷設席祝融召會

武夷山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

君會鄉人於慢亭峯上男女千餘人東西各設地席施紅雲之茵紫霞之褥奏賓雲

左仙之曲酒行令歌師彭今昭唱人間會

別之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幾稀日落

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官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綠雲四合

鄉人與仙人相別乃下山回顧峯頂無復

一物矣

高道傳薛季昌居衡山研真窮妙明皇嘗

召入禁掖問以道德而談極精微上喜恩

寵優異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天

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空而去

賓聖白犬萬祐青豬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一日忽謂門人曰

昨夢朝上帝以吾爲岷峨主司令青城已

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

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

桓闔執爨柳浩掌廚

神仙傳宋桓闔字清遠事陶隱居於茅山

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及真官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別而化異香

滿室吠雲亦號咷而斃

廣記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

之問其服餌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

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

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蠻叢

氏都鄉之年時被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

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

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

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豬足動即炎

炎不可撲鷺獸不欲兩頭黃色即其年天

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

秦鳳乙亥是爲青豬爲焚契之期也後三

年歲在戊寅土而達祖方知寅爲鷺獸干

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鷺獸而顧

黃此言不差毫髮

柳融粉龜張果紙驥

神仙傳南極子柳融取粉塗盆呪之成龜

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爲酒盃又能含

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雞子中

黃皆有少許粉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

之皆醉

高道傳張果常乘一白驥日行數百里休

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忻然而接爲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爨闔焉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之道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闔

服天衣駕白鶴昇天

仙傳拾遺柳浩者家世奉道焚修精恪年

八十餘身嘗無疾鄉里疑道力之所及也

忽一旦謂其家曰吾昨奉天符太上有勅

使我於九仙寶室洞掌仙官厨餚百年來

日當行至期無疾而終異香盈庭數日始

絕

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嘆之復成驢矣

魯逢修舍奚山造車

仙傳拾遺魯逢者善於木工往來齊俗之間壽張令別業舍壞二十餘間使吏召匠以修之吏執蓬駕行逢邀吏就肆飲酒去吏甚爲憂洎明日又召酒飲吏促之使行莊三十餘里日暮而逢已醉卧令頗剛躁逢曰本爲脩莊舍舍已正矣何見促之甚更不能解其意良久村童自莊所至云昨夜似有風雨舍已修整矣吏以事白令召而謝之唯唯而已

又奚樂山不知何許人大和中長安大雪月餘負販小民求食無路樂山因冒雪往車之家謂之曰我善作車輻可立致百所計功三百文其家使爲之燃燈蓮斤日昃而作未逾三鼓百所成矣凌晨錢三十千歸以拯飢貧者雪霽告發不知所之

列子御風可雲卧雪南華真經列子御風而行岑然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續仙傳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

三兩日人以爲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

雪而行如醉睡醒唐杜孺休爲蘇州刺史

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相善別來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

○後入杭越間去

夸父追日太白捉月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又列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嵎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謂河謂河不足將走

○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

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沈彬三舉董威百結

郡閭雅談沈彬字子文好神仙少孤西遊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撫遺子美後說李太白宿江上於時高秋澄流若萬頃寒玉太白見水月即日吾入水捉月矣尋不得戶說者云水解此神仙

之事也

雲笈元道石髓王烈

高道傳葉法善字元道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畫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

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

曰青童引我飲以雲笈復朝太上故少留耳

王氏神仙傳王烈字長休中散大夫嵇叔夜甚欽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

○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有聲如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

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

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

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榆風颺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

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鶩愁雲迷簫管相

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

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

爲首云曾應太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

疎不隨世祖重勢効却爲文皇再讀書十

載戰塵消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

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主司覽柳詩

是年特放象及第榜後南遊湖外亦有道

者也○逸士傳董威在洛陽居白杜以殘絮縷帛

爲衣號爲百結○脩通行者袁滋士流

雲笈道士蕭師道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

王苟山時人多見之師道乃至王苟寓清

虛觀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

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自稱行者

問師道何往蕭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

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

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

世我謝修通

又袁相公滋未達時因暇日登復州青溪

有一人儒服與語甚狎袁公曰此境山泉

奇異當有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

五六人間或一來亦不知所居處彼惡人

知然得美酒華五庶或一見也公後得美酒而

往歷數宿道流果來儒生爲列席致酒儒

生乃引袁公出拜道士相顧失色乃怒儒

曰此人誠志況是士流良久遂意解因目

袁生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去來已四十

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矣撫掌曰

公福祿已至公後果拜相焉○左慈眇目許畫偏頭

三洞神仙記魏左慈能變化後入東吳吳

有徐墮者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

誰云徐公不在慈知客狂已便即去客見

牛在楊木杪行適上木則不知所在下木

即得牛在木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二

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客大懼即報徐

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

子推黃雀君達青牛

神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而無名趙成子與之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童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有伯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後文公遣人以玉帛徵禮之而不去

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之諸客分布逐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去還見車牛如故

括異志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壯若

此而求傳寫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

鹿皮冠白玉簪項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

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

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士曰君傳吾

象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

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輒輒許貪畫直每

象輒取二千夢道士曰汝福有限不可妄

取安得忽吾言將促其壽也因批其頰既

宿頭遂偏乃號許偏頭

高道傳封衡字君達常駕一青牛因號青牛道士人有病不問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開氣則幾於道矣

上林獻棗河陰市搘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箇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枝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大林也朔來來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塞修何道鄉人一旦皆夢元化來別云且暫遠遊是夕果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既葬之後塚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云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搘於汝墳中途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記

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略無異焉携琴負壺浮家泛宅

高道傳道士李真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

者家巨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嘉肴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藥壺謁祐遂延于館

真曰我聞人之好樂皆有以師縱橫者必

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

携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

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

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少疾苦常安

平且我之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

非止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

人固與不義而誅剥以富者則異矣比古

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

君之身名可保無累矣真乃命酒自酌達

曉遂辭去祐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

不知所之

唐史屬辭張志和字子同顏真卿爲湖州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苦晝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違嚴禮以敬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